



長者見用

卜式見寬以長者見用

云

數切諫不得留京

師為東海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

入為九卿

汲黯以嚴見憚

以蹇節之臣而疎於明主此直道所難容也

郡中大治

黯之黯

上怒罷朝曰甚矣

云

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

黯近之矣



古社稷臣

人主於其所深畏者一旦以古之係國輕重者許之焉此其意蓋有在矣

汲黯竊淮南之謀

黯拜淮陽

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若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後武帝知治淮陽而不知治吾身不冠不見

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黯云云

招選材智俊異

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

天下豈有仙人

末年帝乃悟曰云云及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

必病而已

以一時之悔而釋終身之惑雖君德之晚修亦

國脉之未殄焉

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進

經術飾吏事

見寬



表章六經

孔安國

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其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及棄名教如秦之為

文章始盛有三代風

自麟朱鴈芝房室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綱目云以徵物皆誇能而後大之適足以見其妖誕之妄

昭帝

堯母門

昔堯母亦十有八生堯今夫人亦然故命其所生之門

鑑云人君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當是時皇后太子無恙而命釣弋之門曰堯母門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平蠱之禍悲夫

盡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前世如成王顧命已不可及魏明帝執司馬懿手托以後



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胸中放不暇武帝平時見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事彌留之際二三公拜受來下畧無一言它日群臣俯首听命於顧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論以武帝見之七明也

鈞弋夫人賜死

綱目云天下豈有無母之國歆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拓跋氏率用此法彼夷狄耳中國而夷狄乎哉

卧起持漢節

漢官故物不以須臾去身其不衰忠義之志者矣

人生如朝露

李陵謂武曰云何自苦如此

以鄙論而移人忠義之志蓋欲挽之於苟全同歸之境焉

拜為典屬國

尚書左右皆驚

大將軍忠臣



禁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云先帝所屬以輔  
朕身敢有毀者坐之

知人難事以幼冲之主而知顧命大臣之忠其  
英銳可知也

### 傅介子斬樓蘭王

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關以  
其為匈奴反間也

### 宣帝

#### 太山石立

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徑樹

復起蟲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

#### 上書言秦十失

##### 路溫舒

羞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二義之士三也貴  
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非房五也過過者  
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七也忠良切言  
皆鬱於胸八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也虛美  
熏心實行不立十也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法莫病於秦後世猶有承襲之者君子安得已  
於言哉



太平可興

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悲痛之辭頭省法制寬刑罰則云云  
事固難以逆料也然英主能懲時弊則國家之  
治可興矣

治有異瀆

帝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余  
口治云云之効  
性理云宣帝執一實以御百虛聞有更人欺處  
故以偽增戶口為異瀆

典突徙薪

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  
至六書三上不听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  
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速  
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  
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上謂主人曰卿使所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云云無  
恩澤喻徐福不蒙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邪  
告者封侯上乃賜徐福以為郎  
知有燭事幾於未著人主忘其知故或者為之



暴自焉

治乱民如治乱繩

渤海歲盜起遷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云云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御外化之民而施法外之意其善應變者矣單車至府

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

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為盜遂云云不用兵復示不捕盜上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御盜貴有以奪其心也置赤心於不測之地其善弭伏者矣

鈞距聘

聘小知以結民情知者有所不屑焉

趙廣漢為鈞鉅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獲伏如神

語終日不敢見



魏相諫滅匈奴

上自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  
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上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上應者勝爭恨  
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上忿者敗利入土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上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  
人民之衆歆見威於敵謂之驕兵上驕者匈奴  
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遇不知此  
兵何名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  
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

芥之憤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云上從  
相言

不謀動干戈於遠夷相臣之識見遠矣

兵義者王

賢哉二大夫

見幾而作有以動人之興嘆其知易道者乎

無踰老臣

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  
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云

將貴持重老臣也白首許國而不辭其艱者其



老而益壯焉

留田便宜十二事

大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揆其肥饒以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谷六言以閑暇繕治郵谷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無驚動河南大斥小斥使生地變之憂十一言治皇陘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

魏相任其計可用

白去付封

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條漢便宜行事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董仲舒所言請施行之也

轍白四方異聞



輒白四方所聞怪異之事或有逆賊風雨災異  
郡不奏上相輒奏言之

### 丙魏同心輔政

相臣心在經國也寬嚴相濟其異而同焉

### 丙吉知大体

吉代魏相為丞相尚寬大好礼讓嘗出逢群鬪  
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  
失問吉曰民鬪京兆尹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  
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  
失節三公調陰陽取當憂

性理云宰相所以治陰陽非坐而調之也佐人  
主治庶政安四海使至和之磅礴耳京城之內  
盜賊縱橫政之不行莫甚於此釋此不慮而慮  
牛喘飾知譎問以掩其迹

### 治道去其大甚

才不可輕棄也長其溢事雖小疵何病焉

### 常平倉

大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背築倉穀賤增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殺前光祿勳楊惲



綱目云趙盡韓裒之死先儒論之詳矣然殺廣壽而寬饒自剄猶當在赦之時云云尔至於裒憚已免為庶人久矣免之且不可况殺之乎

### 五日京兆

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書

### 祭冢逐雨

定国父子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上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魯婦

迫死其母婦不能办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

### 治獄有陰德

### 定國釋之為廷尉如何

朝廷稱之曰法釋上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不以利害易是非則法當矣

### 詔以客禮待之



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  
稱藩臣其露三年來朝云

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之甚也

思股肱之美

當四夷咸賓之日而懷一代中興之臣可以規  
人主之微意矣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功德知名當世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  
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肖

望之蘇武九一十一人

曠一世之殊勲而不泰丹青之輝耀其不視功

載者矣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相機周

密

太守吏民之本

拜刺史守相輒親見閭常曰民所以安其田墾

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其惟良二十石乎以為太<sub>上</sub>數變易則民不

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



金

知守城者在所關之重則知專任之者不可以  
或輕也

漢世良吏為盛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  
為盛

吏治之有余吏道之不足也

推亡固存

匈奴當亡者即推而滅之當存者則固而立之  
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綱目云書仲虺云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  
道者則輔而固之今宣帝朝呼韓邪而固存  
走却支使遠遁焉可謂云云者矣

侔德商周

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

元帝

漢家自有制度

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  
繩下嘗燕談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云云本以伯王道雜之李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太子也

制度者古今之公共也肇一代之常規非萬世之大典焉

性理云宣帝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伯如約三章為義帝發喪亦未免有假之七意

### 四人同心謀議

處濁世而一任天下事者雖所以效勤亦所以

### 取禍焉

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傳數言治亂陳正事選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云史

高充位而已

### 宜罷中書宦官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望之等白宜罷之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性理云以元帝天資之弱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望之等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道要當艱深



其慮正固其守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  
或露而望之等死之盡已疎其綢繆經理未嘗  
有一日之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及露而無  
余策甚矣望之等之疎也  
不省召廷尉

蔡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  
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誣上不道請  
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云云為送獄可其  
奏

京房學易亡身

京房學易焦延壽<sub>上</sub>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  
生也

綱目云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則  
不憂勞皆速之不明乎消長息盈虛之理語默  
進退之機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占候前知  
之法君子不貴焉厥後為即徒以占候為事  
言以殺其身矣

成帝

史丹伏青蒲

帝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



史意卷上  
官獨寢直入卧内於是

### 黃霧四塞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

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王氏以無功為侯故天為異見也

天象重為異見者以人主任情行封所致也

### 察形察影

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王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影建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

### 金鐵為飛

綱目云梅福以一尉上書亦出於憤上憂國之故爾

### 深遠難見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致上至禹私家辟人上書以示禹上自見年老子孫衰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



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異之變深遠難見上  
推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  
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且以斬張禹也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淮曰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曰披雲呼臣得下從尤逢比干未知聖朝  
何如耳

朱雲拔檻

忠憤激於心而礼休有所不顧其犯顏逆諫者  
乎

平帝

加莽九錫

綱目云吏民以莽不更新塗四而上書者前後  
四十八萬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  
頭言宜亟加賞乃云能安民賜輿馬能富民  
賜衣服能和民賜樂則民衆多賜朱戶能進善  
賜納陛下能退惡賜高賁能誅有罪賜斧鉞征  
不順賜弓矢孝道脩賜鉅鬯見其諂佞成風如  
此矣

節操愈謙



舜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矣  
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云  
功德比伊周

楊雄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舜功德比伊周後  
又作劇秦美新甚言秦實稱美舜之文以頌舜  
擬奸雄與古元勳者而並駕君子深鄙其過譽  
也

### 劇秦美新

諸將貪玄懦弱立之南面立朝諸侯以手刮席  
無所施為

### 劉玄刮席

更始驚才初無興漢之心群盜擁而立之以手  
括席殊失君之態豈足以君天下哉

### 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筌蹄云錢貨八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  
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  
名而有共計二十八品矣

制重法以罔天下之利罪不容於誅矣

舜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  
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



金銀龜具錢布之品凡云

四方囂然思漢

自劉玄即位後改易制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

復見漢官威儀

時之輔將士東迎見諸侯將過皆冠憤而服婦人衣莫不嘆之及見司隸校尉皆欽喜不自勝老吏咸垂泣曰云光武時行司隸校尉

東漢光武

鬱与葱上

先是有望氣者望春陵曰氣佳哉云帝王之生也不偶鍾天地之間氣而網緼於宇宙之間焉

隆準日角

慷慨有大節

秀兄續字伯升云常憤上欲復社稷

有慷慨之才而非羈縻之小此可以謀天下矣

絳衣大冠

大冠武冠也環纓無彘以青恐為混加双鶡尾墜左右鶡勇雉也其鬪對苑而止劉演慷慨有



史意卷上 七十五  
大節嘗憤二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產業云  
見大敵勇

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歆散去秀至偃定陵  
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  
數千合戰秀奔擊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  
軍平生見小敵怯今云甚可怪也

當不敵之地而有掠敵之雄固英氣之盡世亦  
天命之攸歸也

豪傑響應

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

瓦皆飛虎豹皆股戰溺死涇川者萬數關中聞  
之震恐海內豪云云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  
漢軍號旬月徧天下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  
演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手

枕席有涕泣處

見其養晦欲圖大事

除莽苛政

六司馬秀至河北所遇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  
否平遣囚徒

杖策追秀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  
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但願明公盛德加  
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以經世之大畧而歸蓋世之英主中興際會之  
盛也

### 明公盛德加於四海

得天下有道在乎折天下之氣懷天下之心而  
已

### 延攬英雄

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知延攬云

云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  
足定也秀大悅令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定天下者而以收拾英豪為首務則天下不足  
定矣

### 西京元功

胡曰禹初見帝所言如此後又曰古之興者在  
德厚薄不以大小此數語者非諸將及雖伊  
周之徒塔告其君不過如此以此而首形雲臺  
藏名太室為西云云真無愧也

### 北道主人



上谷太守耿况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  
云云

綱目云弇聞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  
吏與俱北至薊募人擊王郎市人皆舉手邪  
之秀將相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  
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  
兩郡拱絃百方邯鄲不足慮也弇後果以上谷  
漁陽兵會秀進薊邯鄲討王郎

### 冰堅可渡

薊城反應王郎秀趨出城晨夜南馳至蕪婁亭

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至下曲陽聞王郎兵  
在後至澤沈河候吏還曰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云云遂前  
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臨窘急之地而詭言以安衆是固遇士卒之耳  
目亦天心之幸應也

### 河水皆合

### 豆粥麥飯

秀南馳至蕪婁亭馮異上豆粥秀至澤沈河異  
復進麥飯



在德厚薄

禹曰方今海內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  
古之興者去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  
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即得  
吏民與即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  
側子自安

壯人主中興之志以帝王修德之事時之利鈍  
不計焉

令反側子自安

讐服群疑有道也示以誠所以安其心也

大樹將軍

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為  
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獨異屏樹下故有此號  
推赤心置人腹

王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七  
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  
部降者相語曰王云安得不效死乎  
美主馭降衆於一誠自以來人之贊訟也

寇恂文武備具

鄧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



河內

有牧民御衆才

鄧禹薦之守河北

舉全才以守重地得上相薦賢之道也

攀龍附鳳

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

之間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颺一時向相之自期其計人主之位得矣

以卓茂為太傅

宛人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即位

先訪求茂比為太傅封褒德侯溫公曰孔子稱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乘舉臯陶湯舉伊尹  
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稚競  
起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摧略詭办之士  
方見重於世而獨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  
於草莽之中實諸群公之上宜其克復旧物享  
祚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治有所當先也人主能急於親賢矣其所先  
者焉

停車駐節



關中未定，鄧禹引衆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云勞來百姓，垂髻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隨所至，以浩新附之人心，其善輔翼中興之業者矣。

### 名震關西

威名烜赫於四方，大臣得安集之道也。

### 大戰於回溪敗績

馮異入關，禹漸無功，要異共攻赤眉。大云收

散卒，堅壁已而大破，赤眉於嶺底，墜青芻，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者矣。

### 奮翼灑池

綱目云：禹漸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其要，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

### 虎口慈母

樊崇以劉盆子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口，歸慈母，誠勸誠喜，無恨。上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帝得駕御之道

唐曰光武降赤眉最好先以大度鄧禹次以馮異安集然後示以大軍又曰既降先折以威又揚其善亦得駕御之道所以十萬人皆誠服而無後患也

遼東丞

初上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蓋曰遼東有丞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丞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丞也

車駕至臨菑勞軍謂弁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為落上難合有云天

有志者事竟成  
崇功惟志也建為銳志以成功宜來人主之嘆美焉

置兩子於度外

江淮山東悉平時惟隗囂公孫述未平上積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

厚意久不報

詔勞異曰倉卒蕪葵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云



借寇君一年

上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可也恂勸上親征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借云云乃晉恂鎮撫大軍不戰而還

大軍不戰而還

井底蛙

馬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述不吐哺迎國反修飭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請黨曰子陽井底蛙耳喻所見之

小也

於竊據之雄而直鄙其所見之小此有識之士也

岸憤迎笑

器使馬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燕下岸憤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慚

大度同高祖

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上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里門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上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異若



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接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帝王自有真

別群雄於鼎峙之秋其明於所事者矣

淵達多大節

接歸囂問東方事接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不銳於智謀之小而有範圍天地之節槩者此所以克復先業也

經李政事如何

經李博覽政事文亦前世無比

以平時無相孚之素而一旦遽有以動其嘆慕之心可以驗君道服人之實矣

反復勝高帝

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不喜飯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以己心待人則見人之微者必以為己甚也

王命論



言王者自有天命從橫之術無用也

聚米為山谷

上復使遊說仍自賜書書竟臣於公孫述上  
立囂為朔寧王上征囂馬援在上前聚云指  
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遂  
進軍

虜在吾目中

得地利在嚮道也一指畫之間而決喻遠虜  
用嚮道者也

竇融率五郡入朝

涼州牧竇融率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

五郡太守入朝

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

天子明見萬里

融自建武初視河西後遣使奉書上以為牧賜  
璽書曰議者必有任囂云書至河西皆驚以  
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西域請都護不許

遂附於因奴



款塞內附

單于款服邊塞而內附於漢

此聖主

臣名第五姓也第五倫每讀詔書款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明主無思不服也一詔令之政識者固已驚嘆矣

總攬權綱

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明慎政體之量時度外卒無過事

理天下以柔道

上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與人  
不款曲惟直柔其乃能如此上聞之曰吾理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上下交而其志通

胡氏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  
不峻刑誅降抑以受言溫恭以接下所以濟其  
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剛不為利而不  
為義從君不義則必爭道合則地去所以濟  
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云云君



臣之理正光武之謂也

鳴劍抵掌

蜀平後非整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城宮

馬武上書請攻滅之云云馳志於伊吾之比矣

上報書告以黃石云云曰柔能勝剛弱能強自

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保全功

臣不復任以兵事

黃石公包桑記

閉關絕西域

以吏事責三公

不以功臣任吏事

性理云光武之功臣若寇鄧賈復類過韓彭遠

甚與共圖政不亦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

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所責於大

臣特為吏事大臣之取顧如是哉惟其不知大

臣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方當亂定之

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去久

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不疏亦宜矣

隱若一敵國

吳漢賈復終於帝世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



若上歎曰吳公差強人意

云

每出師朝受詔

夕就道及卒上臨問所欲言漢曰臣愚願陛下

慎無赦而已視不勝猶勝者威重有不可測者也

願無赦

唐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暗啞夫報秀者害嘉苗赦有罪者賊良

善故朕即位以來不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

憲章故也

賈督有折衝千里威

復自起兵時為將上曰云

云

嘗戰被傷上驚曰

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

撫群臣每如此

蔡遵先死上念之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卸之

甚厚吳漢之臨終問其所欲言賈復被傷而約

為婚姻云

諛忌人情也率以恩義全功臣其知君臣之

分者乎

收新息印綬

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為證保坐免官松坐



與保遊哉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  
卒軍中松構陷援拔新息侯印綬

綱目云梁松望援書印頭流血帝所親見也今  
者壺頭不利誣諂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  
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屢失時宜有臣如  
援而不保今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哉

### 明珠文犀

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以輕身勝瘴氣軍還載  
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為云云上益怒得采  
勃上書訟其寃乃稍解上於賊罪無所貸

### 何以治天下

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洛陽令董宣  
候主出行奴駿乘叱下車格殺之主入訴上大  
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云云臣不願  
捶請自殺

### 守令皆良吏

郭伋守潁川河潤九里杜詩守南陽後有杜母  
張堪守漁陽麥穗兩岐刘琨令江陵反風滅火  
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 河潤九里



京師蒙福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潤百里澤及萬家

德化流行而潛通乎地理之利良吏其知於明主者乎

召父柱母

樂不可支

反風滅火

傾一誠而天即為之裨變者必其德澤之孚於平時也

虎北渡河

異迹之新異政之兆也

長者之言

上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偶然耳上曰長者之言也

言足以動人之嘆賞者必其有功而不挾也

明王聖主有不賓之士

上命書之策尤重高節徵處士周黨至不屈伏而竭或奏紙之上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多清節士自此始



性理子陵為光武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  
盈光武亦不敢以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  
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其為力固已多矣豈  
不美哉

### 起大學明堂

方天下來乎上已有志父治首起大學稽式古  
典脩明禮樂晚歲起大學明堂靈臺辟雍粲然  
文物可述

### 粲然文物可述

### 講論經理

每旦視朝日異乃罷引公卿即將云云夜分乃  
寐

治道莫備於經人主窮經以論道其有志於文  
治者乎

### 樂此不為疲

皇太子乘聞諫曰陛下有高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道上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 明帝

### 三老五更

臨辟行養禮以李躬為三老植榮為五更三老



東向五更南向上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初政之君擇人以行養老之禮可謂能繩祖武者矣

綱目云光武肇建三雍未及臨以向明帝繼之  
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至是又行養老東都文  
物彬上可觀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  
之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圖中興功名於雲臺應二十八宿

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卯

畢甯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乃天之經星

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蔡

遵李忠景丹萬續蓋延邳彤鮪期刘植耿純臧

宮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

處家何以為樂

以功名自見而以功自終

質以平居適情之事人主欲知宗臣之志故也

為善最樂

王倉為驃騎將軍入朝上問處家何以為樂倉



曰為善最樂

施於有政而一樂吾心之天其善於家者矣  
生於富貴者能言聖賢身踐之學心得之妙此  
可取其言知所對君而未暇其實也

諸國遣子入侍

超復使子寘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云

云西域復通

置度遼將軍

漢與北匈奴交使南單于怨欲畔密使人與交  
通漢置度遼將軍於五原以防之已而漢伐匈

奴亦寇邊至是攻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  
匈奴曰云中者有異虜視劊皆涕大驚

漢家箭神

夷狄不可常法御也能出詭言以寒其心亦

可謂良

漢兵可畏

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曰漢兵  
神可畏也

撞即

嘗怒即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上怒甚疾



言曰即出即出松曰天子穆上諸侯皇上也未聞人君起自撞即乃赦之

即官上應列宿

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上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許

章帝

班超請平西域

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圖已校尉又圍耿恭詔遣兵罷都護及戍已校尉官惟班超上疏請兵欲遂平西域上知功可成從之

事從寬厚

上繼明帝察上之後知人厭苛功云云文之以

禮樂

國以簡賢為務

嘗議貢舉法帝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以孝行為首求忠臣於孝之門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事君事親一道也君子不彼而二之用人之道得矣

毛義喜動顏色



毛義以行義稱張奉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

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奉心賤之後義母死

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日之喜為親屈也上

下詔褒寵之

徵辟皆不至

州郡得人如燕范在蜀施禁以便民

施禁便民

政在乎得民心也能更法乎防民之政則有以

快乎民矣

民賴其慶

當時皆以平徭簡則忠恕長者為政終上之世

民賴其慶

舉世治化之美人主其賢者乎

和帝

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出擊北匈奴以

自贖后從之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云

出塞為大長秋

竇有逆謀上知之遂與宦者鄭眾定議勒兵收

憲印綬迫令自殺云常與議政宦官用權自



此始

投筆封侯万里志

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云

棄文事而圖武功儒者之志足象也

願生入玉門關

上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

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乞歸云

任回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德嚴急云宜蕩

伏簡易

水清無大魚

性急之人而有絕物之勢者必即喻以矯之焉

當有奇策

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云今所言平耳尚

後果夫遠和如超言

安帝

震翊不可

時邊郡多事鄧騭欲奔涼州并力北邊即中震

翊以為不可

盤根錯節



隲惡羽歆陷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  
禁以詔為朝歌長故旧皆弔之詔曰不遇盤狼  
錯節無以別利器遇樹木之盤互木節之交錯  
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以譬事之難若非奇射  
則不能治也

縣境皆平

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入偷盜者次之  
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  
人及潛遣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襟

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  
詔有將師之器

太后知詔有云以為武都太守

見弱示強

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滅竈而  
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  
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為所及速  
進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速必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  
兵无一定之法也善用勢者不帶其法而有以



中其法焉

好才愛士

汝南太守王龔云云以表闕功曹引進黃憲

陳蕃等

吾之師表

穎川荀淑遇憲於軍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

君子有忘年之師必其有過人之度也

惘然自失

見闕曰子固有穎子闕曰是吾叔度邪哉良方

高每見憲歸云云

汪子千頃波

太原郭泰過闕不宿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之洗盥雖清而易挹叔度汪云澄之不清接之不濁不可量也

德量未易以名狀也於此有以狀之則其人併可知矣

關西孔子

大尉揚震自殺震關西人時人稱之曰云云揚  
伯起教授生徒堂下得三鱣都講以為有三公



之象取以進曰先主云

先主自此升

四知

後嘗為郡守屬邑令有懷金遺之者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俯仰流涕而去

及為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用事皆有請

托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為言共講之策收印綬

遂死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高丈餘至臺

前云

順帝

以功封侯十九人

宦官以功云

孫程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

史梁馬固王道李元揚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

苗光

茂材若顏淵子奇

子奇十八歲守河縣大化

尚書令左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史能成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



異等云云

孝廉聞一知幾

雒誥之曰顏回聞一知十云云

張綱埋輪

不疑為河南尹遣使者行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肅清天下而欲先自帝側始區上恂國之志有足取也

卑車請壘門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為廣

陵太守綱卑車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警曉之嬰等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遣任所之云云

討賊以兵威固也能挺身以降之者其必有以孚之矣

南州晏然

轉騷動之區而歸安寧之境可見息易以感人也

二天

吳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為設酒甚歡守喜曰人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蘇



章又其一天言荷疵覆也章曰今自蘇孺文與  
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與州刺史案事者公法  
也遂舉正其姦賊之罪  
布故人之遇而同覆育之恩此小人僥倖之事  
也

蘇章舉正故人贓罪

桓帝

封其子弟皆侯

梁冀以定策功益封又封其云云

荀氏八龍

儉混靖燾 汪爽肅專八人  
以一門賢士而為一世人龍固足以鳴國家之  
盛亦見衰世之無人也

高陽里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云云

喜得御李君

荀淑六子曰爽七 嘗謁李膺因為之御既还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同郡陳寔與淑齊名

寔淑齊名

荀陳德星



史記卷一百一  
寔嘗請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堪字季方  
驂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送  
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  
德星息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聚賢哲而應乎天象者亦一時盛事也

### 崔寔政論

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策退而  
著政論畧曰聖人與世推移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蔽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  
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唯知姑息

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  
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  
寔之論以矯一時之狂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  
曰政寬則民慢上則糾之以猛上則民殘上則  
施之以寬上以濟猛上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  
易之常道

### 聖人與世推移

聖人治世以寬為主而嚴特輔其不及寔意以  
嚴為主非是

### 文帝以嚴致平



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答者往  
至死是以云七非以寬政平也

即先世治平之主不在於寬者君子蓋矯一時  
之枉而已

令長望風解印

朱穆為冀州刺史云

云去者數十人及到奏劾

貪污

朱穆奏劾貪污

君子申黜穢污之政其有意於澄清者矣

性理云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從梁冀之

辭烏在其為真孤執

天下想望異政

梁冀凶恣日積以外戚用事上與宦者牟超等  
謀勒兵收冀印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弃市  
自是天下云

起天下仰治於除寃之日人王一時之事亦可  
取焉

設榻待釋

陳蕃為處士徐穉姜肱等穉字儒子豫章人陳  
蕃為守時特設一榻以待穉去則懸之穉不應



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吊

負笈赴吊

奔誠於故知封塋之日異哉高世之士也

孺子不答國事

黃瓊卒移至墓前進爵哀哭置生芻而去諸名

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使留爭容追

之問國事不答太原郭泰曰云是其愚不可

及也

君子括囊於言世道之衰可知矣

荷甌墮地不顧

容耕於野遇雨避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愈  
焚黍見而異之遂勸令孝鉅鹿孟敏荷云而  
去泰見問之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鷹鷂不若鷹鳳

陳留仇香名覽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母  
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為陳人倫感悟卒為孝  
子考城令王真署香為三簿謂曰陳元不罰而  
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香曰此為云真曰枳棘

非鸞鳳所栖云

百里非大賢之路



起拜床下

乃資香入大亭常自守秦就房見之云曰君

秦之師也

三公皆入望

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揚東劉寵皆入望

吾政何能及公言

寵嘗守會稽郡大治彼徵有五六老叟自山谷

間出入賫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

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弃去故自扶奉送寵曰

云勤若父老為大選一大錢受云

劉寵一錢

陳蕃繼為太尉數言李膺以為司隸校尉官

官畏之云鞠躬屏氣不敢出時朝廷綱紀頹弛

膺獨持云教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為云

褒善糾速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

以岑暉為功曹皆褒揚善惡糾察背理

靈帝

天下想望太平



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徵天下名賢李膺  
杜密等皆列于朝云

性理云蕃武雖授權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  
政在房閹二也宦者盤桓三也雖漸引類於朝  
而植根未固則太旨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  
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  
速次為小人之誅此其身死宦官之手也故  
士大夫皆高其道

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奏誅曹節王甫等  
謀泄宦者召親六盟使真黨持節將武等以大

逆先執陳蕃殺之武自殺梟首都亭李膺初廢

錮云而張穉朝廷云

治世無形也清議之盛衰世之事也

更相標榜為稱號

一世所宗

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皆言一世云

為天下人毫而天下咸尊固為之喜亦為之

惜也

後顧及厨

競以名目相高雖誘美於一時實賈禍於異日



焉

李杜齊名

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死膺等得廢錮曹節諷有司奏請鈞黨膺詣詔獄考死滂就捕母與訣曰汝今得與李云死亦何憾云勢獨世而拘不及

黨人



百人其死從廢錮者又六七百人郭

泰私痛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焉愛止于淮之至耳泰雖好滅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云

全一身於黨錮之秋其危行言遜之士也

月旦評

汝南許都與從元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治世能臣

操往問即曰我何知人邵不荅劫之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女姦推

品盜世之權以盛世之器必得其主以駕馭之焉

獻帝

四世五公



術與紹同祖皆故太尉袁安之玄孫也袁氏云  
云袁安及孫陽曾孫逢玄孫紹術並居公位故

曰云云

襲累葉之衣冠長二雉以蠹國是豈世篤忠真  
者乎

縛虎不得不急

布復攻備上走復歸操上擊布至下邳布屢戰

皆敗困迫降操縛之曰云云

奉天子以令天下

素紹拯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

諫曰曹操云云今舉兵南問於義則遠竊為公

懼之紹不听操與紹相距於官渡襲破紹輜重

性理云云云負己之有而挾之奸雄不軌蹤跡

掩昧

天下英雄

車騎將軍董承拊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上

日從容謂備曰今云云唯使君與操

鼎一世才畧人已之間是將有不相容之勢焉

孔明自北管樂

諸葛亮居隆中每自北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



馬微白識時務者在後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諸葛孔明龍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者葛孔明  
卧龍也

以三代人物而術濟功利之士此一己之謙志  
非萬世之公議也

識時務在後傑

知當世之務惟蓋世之雄其得舉賢之要欤

伏龍鳳雛

知人難事也草昧之間識其為異物者其善知  
人者乎

孔明卧龍

龍潛于淵而神明不測君子以之擬乎人必其  
同一不測之妙也

荆州用武之國

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扼有江京  
國險而民附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云云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天下有變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州  
孰不箠食壺醬以迎將軍乎



謀國而審天下之大勢非規模素定者不能也  
猶魚有水

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云云於  
是關羽張飛不悅

當一見之頃而即以一身之計賴之其再得三  
代之良佐乎

獨拜床下

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

至其家云

巍然三代之佐

胡曰三國人才之盛后世鮮及然孔明則高遠

獨出云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者謙志也

才与管仲等而德則過之

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遣之備走夏

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云云

求救於孫將軍

綱目云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怒謀欲迎操

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照烈孔明左右

盛發於外則未必有後來赤壁成功之捷也

投刀斫案



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功權召周瑜上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權後刀斫前奏案曰諸將更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生子當如孫仲謀

北軍大壞操走還后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云云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終非池中物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周瑜上疏於權曰備有

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二人云在疆場恐尤蛇得雲雨云宜從備置吳權不從也

當英雄未遇而逆料其變化不測為其主則善為人計則非也

孫權以荊州借備

瑜方議備北方會病卒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

以荊州云權從之

刮目相待

權將呂蒙初不事權勸蒙讀書魯肅後与蒙論



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曰士別三日即當

云

士元非百里才

劉備初用亮統為耒陽令不治魯肅遣備書曰

云使為治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

威震華夏

備自立為漢中王漢中將關羽自江陵出攻樊

城取襄陽自許以南往上遙應羽威震華夏

孫權使人求荊州

權先以荊州借備上晉關羽守之孫云備不

肯還

恪權外親內疎

曹操全議徒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

勸權圖羽

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云

出入警蹕

初曹操為衮州牧入為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

依銅雀臺於鄴已而進爵為王用天子車服云

云以子丕為王太子操卒丕立自為丞相冀州

牧首立九品官人之法



綱目云操十八年之間自立為魏公次年春進爵為王今年用天子章服出入警蹕已全用天子之制矣是時漢雖未滅特擁虛位而已未有代德而有二王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章服出警入蹕者乎操之自帝甚明畧无存漢之意使其不死則廢帝之為山陽豈特出於五官之手奸詐之心果可以欺天下乎

### 九品官人之法

建官惟賢也循資格以建官非古建官之道也

昭烈

### 垂手下膝

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身長七尺五寸

顧自見其耳

孫權遣使於魏

云魏封權為吳王

綱目云孫氏立國江左大義不明始焉曹操東下之時已有迎逢之謀况而守義不篤取關羽而舍順就送是以建安二十二年權降操二十四年領荊州牧至是又遣使於魏則推之屈於不義初死所守者矣亦速何足道哉



吳王志存經畧

魏主問吳使趙咨曰吳王頗知孝乎咨曰吳王

任賢使能志云雖有餘閑博覽書史不效書

生尋章摘句

趙咨稱吳之美

魏主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

難之有曰吳如大夫幾人咨曰聰明特達八九

也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新刊通鑑一均史意卷之上終





9